養吾齋集

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養吾齋集卷九

元　劉將孫　撰

刻長吉詩序

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評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亥辟地山中無以紓思寄興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諸家嘗恨書本白地狹旁注不盡意開示其微使覽者隅反神悟不能紀詬也自是傳本四出近年乃

無不知讀長吉詩效昌谷體然類展轉譌脫劍江王庭光篤好雅尚取善本校而刻之寄聲廬陵俾識其端抑所不可聞者莫能載也何以爲是編言哉第每見舉長吉詩教學者謂其思深情濃故語適稱而非刻畫無情無思之辭徒苦心出之者若得其趣動天地泣鬼神者固如此又嘗謂吾作興觀集最可以發越動悟者在長吉詩嗚呼姑著其常言之淺者於此凡能讀此詩者必能解者矣其萬一有所徵也

天下同文集序

唐劉夢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根作者槩以爲知言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考之則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至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福福亦何必具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辭寡者

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敘安成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集甚宜嗚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予每讀漢初論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混一盛時僅此耳彼乍合蹔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於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爲狀如偃松曲栢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自知其盛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

嘗有唐蓋不足為盛搢紳先生創自為家述各為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謠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南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於此者豈可以尋行數墨之心胥耳目爲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類萃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者當於此取焉

潛光集序

柳子厚爲其先世墓表碑陰列叙先友姓氏歷歷名德

用表見其所與者皆當世名士大夫古之孝子順孫欲張其前人之景光者無徃而不用其極也徃年李肯齋帯守廬陵集四忠一節行狀銘碑謚議刻之郡齋名景行編肯齋西州文獻高山景行之懷猶若此後來長沙之節照映東南與四五公相望不朽豈非其志尚之所立哉吾郡喬木世家自澹庵忠簡公後惟平林蕭氏近年麾節之盛歷世愈顯居官行事表裏愈偉行録隧碑名流鉅筆五世不絶書閨則閫儀又他所未有煥有紹

承先美如恐不及纂録太中公以來庸齋趙尚書而次所爲銘誌萃爲一編名之曰潛光美哉八葉之家聲不啻過也他人之所謂發潛者謂其有當世所不及知者有待於發而後著若一門閥閱昭揭於鄉閭而傳播於南北其孰不知孰不聞固不待於斯集逈煥有之所以集者盖將使後來知其聯榮襲慶之光大者百年之澤奕世之傳皆自期其身如乃祖父之盛德善政垂芳而傳後不但於世官而家慶也嗟乎煥有豈但孝子順孫

之心哉吾知其光遠有耀者雖十世可知也蕭氏本大和人自平林公來居城中云

川雲清潤集序

夫川泳而雲飛者交遊之至樂氷清而玉潤者家庭之美談故氣類之相同宣心寫妙真一時之希有人物之輝映播芳吐秀亦或百年之幾見怳然之遇乃不知其可樂顧而不得求而不遂間見昔人之所逢為之羨慕企歎而不容已予於四方斯文之望惓惓也故名此集

曰川雲清潤而叙其説如此去年閟歸吾倩曽以立間
以詩來諗隨而和之或聯翩數十疊或牽引滿百韻而
寄窻顏民詹於以立師友之好亹亹起予者復相望焉
會今年春雪釃倡狎至以立稡而爲集謁名與叙予愛
川雲之辭秀雅而雍容清潤之稱簡遠而爽朗二語不
謀而同不約而合興致適可而情味𢘿著賔主姸麗之
樂嫺友頡頏之願淵泉興觀之盎閳斯名也猶可以悠
然而遠想矯然而遡懷況得而覽觀之也昔東坡之知

山谷也得其詩文於孫莘老盖山谷娶於莘老氏及宰西昌始和密州半字韻詩且勉白下諸生亦篤於酬倡自是辭華翰墨照耀千載稱蘇黄他日王子立參於秦晁張李間披戲舉不知猶有王郎語以見文字無涯之喜前輩朋友親戚間風流意象宛然可睹記也寄意以立又皆西昌家也予欲重評兹集疑於譽家雖抑斯名也亦足以傳斯集矣

本此詩序

古今詩人自得語非其自道未必人能得之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自謂夢惠連至如有神助非其鄭重自愛兼家庭昆弟之樂托之裏許此五字本無工致或者人亦皆能及也其二語爲園樹雙鳴禽此句乃似作意又或以雙爲變變不如雙雙乃有一時自然之趣靈運倘不自發其趣後人當更愛下句耳詩本出於情性哀樂俯仰各盡其興後之爲詩者鍛錬奪其天成刪改失其初意欣悲遠而變化非矣人間好語無非悠然自得於

幽閑之表而留意於兹事者僅以爲禽犢之資此詩氣之所以不昌也本此卷中詩往往皆昆弟賓客之集酒邊花下乘興倡酬非無謂而作此其一笑傾懷或四顧感賞池塘春草之興具在目中故其詞情酣暢如和風之醉人更不自覺正不必點綴清妍詞皆清美融適四六俱料實句稱予嘗評郊島之詩僅能作寒瘦語如昌谷亦特宜苦如昌黎非不竒古然沛然者有文字之福焉文章可能也福不可能也本此作雖不多皆隱隱得

福意此予所以深喜而樂賛之也

新城饒克明集詞序

古之人未有不歌也歌非他有所謂辭也詩是已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雖牀笫之言不踰閾迺誦之會同不爲之慙抑揚高下隨其長短而音節之由是習於聲者裁之以律呂而中而房中之樂或異於公庭然有其調不必皆有其辭絲竹之所調或不待於賦降及竹枝金縷始各爲之辭以娩樂與舞而有能歌不能歌者矣然

猶未離乎詩也如七言絶句止耳未至一長一短而有譜與調也今曲行而參差不齊不復可以充口而發隨聲而協矣然猶未至於大曲也及柳耆卿輩以音律造新聲少游美成以才情暢制作而歌非朱唇皓齒如負之矣自是以來體亦屢變長篇極於哨遍大酺六醜蘭陵無不可以反復浩蕩而豪於氣者以為馮陵大叫之資風情才子乃復宛轉作屏幃呢呢以勝之而詞亦多術矣樂府有集自花間始皆唐詞蘭畹集多唐末宋初

詞曾慥集雅詞近年趙聞禮集陽春白雪他如稱大成稱妙選數十家未慭然歌喉所爲喜於諧婉者或玩辭者所不滿騷人墨客樂稱道之者又知音者有所不合新城饒克明盛年有志茲事以美成爲祖類其合者調別而聲從之近年以之鳴者無不有且四方增益而刻布之予以其主於調也爲言歌焉

送彭元鼎采詩序

近年不獨詩盛采詩者亦項背相望寧非世道之復古

而斯文之興運哉安成彭元鼎以明經世美清才能詩持此道行江湖刻本成帙諸贈之策者上規古史下極詩評顧猶索予一言予豈能外此而他有以相資哉抑嘗觀於物理而有感者竊以為采之道或有取乎此也今夫園林盛麗千紅萬紫神眩目奪雖飄英墮蘂無不可愛亦無敢疵者而荒寒野水一枝數朶雖遠望動容廹視還目而憔悴於孤孑疎淡草莽枝虬節擁固可喜亦可議及於黃稊白葦彌漫極目乃或野芳小豔稍異

顏色手撫意賞不能無情下至蜂蝶亦徘徊焉嗟夫文章亦若此矣吾嘗嘆夫子既刪之後離騷未作以前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而曠數百年不見稱於世是雖一枝豈不亦有時命哉昔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每哀江南百年文獻之零落欲以詩存其為人盖采詩者之行四方以此然竟未得遂其志每誦河汾續詩語於乎小子未之敢忘故於元鼎也言采詩之道焉行矣元鼎觀於四方其必毋廢斯義也歟

送臨川二艾采詩序

予嘗讀中州集憐傷其意以兵餘亂後史佚人亡存其梗槩於此因念東南百年文獻爲盛今渺然誰復睹記如予之晚出猶能及諸老見聞知其彷彿今髪種種已爾嘗欲效中州體因其詩各爲之小傳以待方來若無四方之使徒時時望雲而興歎故每於采詩者之遊未嘗不惓惓厚望之也臨川二艾君以詩家之英遠求予於光澤吏塵中以發其采詩之行自此而杭而金陵

子之欣然躍然爲何如哉因記往年談間有及成都舊事謂范石湖爲帥陸放翁來入議幕成都一妓能詩有稱石湖先戲之云陸參議詩中第一汝能動之否妓笑曰可放翁至石湖亦先以告且曰毋落兒女子姦便一日開燕妓團扇題兩句其上云畫堂蟋蟀怨深夜金井梧桐生暮寒范陸相顧不能得其所出陸於唐詩號無不記周遭無可奈則呼而問之逡巡對曰妾詩也二公大駭謂其甚似唐集中句也今劒南有此聯微異嗟乎

此徃昔一妓猶爾也二君行矣雖瑣瑣如此者猶未可忽況磊磊軒天地者耶他時再見傾囊細論尚頗有以成余之區區而不負君之跋履者

蕭學中采詞序

古今作者之作流落多矣豈獨當吾世為可恨哉秦少游詞勝於詩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乃其詞最勝處然洪容齋記杜牧之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乃知少游所出幾於句意倣傚不止暗犯而已後來行到一溪深處

有黃鸝千百乃其觀化垂去神變活脫猶未離此窠臼牧之要何可及哉然予極意求其全不可得頃乃得之古詩雜襲中非容齋拈出詎復知有牧之者文字流落人間本泰山毫芒復有如是不傳之恨豈非無與采而布之之恨哉詩以句猶有口熟而稱道不忘者詞特散碎落落故不傳尤甚江湖百年騷人墨客苦心為之如牧之不傳者何限夫樊川固名家也猶爾況於不如樊川者哉姜白石嘗試春寒共數客垂虹賦詞以被蒙頭

行吟未休逐句塗改一詞之就其難如此不傳之恨可
勝嘆哉年來采詩多未有及詞者吾友蕭磴氷之子學
中慨然有意茲事學中固嘗及吾先君子之教怒長技
出筆墨粲然具爲此非借爲名者予固甚願之也是行
得詞若詩皆廣搜而悉儲之予願得而細評焉往先君
子嘗見教云少時京華道中愛觀壁間留題亦有佳處
玉山旅邸有題一詞者中兩語云如許凉宵無可恨恨
只恨故人頭白洎再過則失其壁矣嘻君雅趣自妝之

來以予心之景景者爲予發之而以是二語也爲采之
先容念哉學中雖壁間者且不可失也

養吾齋集卷十

元　劉將孫　撰

序三

曾御史文集序

東南百五十年來廬陵文字為盛胡澹庵奇博如彛款鼎識周益公典裁如金科玉度楊誠齋清峭如氷松雪栢二三大老風流相望大啟迪於後人楊東山以衍裕承家曾撙齋以藻洽啟秀毅齋以醇茂華國近年黄廬

東之簡則劉王淵之精雋歐陽巽齋之天趣理致又往往出彌高盛哉豈獨四方不敢望唐所謂三百家蓋風斯下矣唐文雖變於韓柳然同時樊宗師皇甫湜輩未免囏棘求如李習之杜牧之劉夢得者四方落落僅可數而偶儷事實之敝至西崑猶未懲也歐蘇一變而議論皆本心關洛嗣興而詞華兼義理師友之淵委胄襟之本源雖場屋試藝亦文從字順不媿古作者尚論一代文字所自出歐陽公罔極之賜也則吾廬陵之盛宜

哉故御史東軒先生曾公則生乎歐公之里接於毅齋秘監之風而於巽齋又如東坡之遇歐門也自少㕘諸老浩然自任於斯文天資高朗一往超詣入太學魁公闈升舍選稱名進士初分教即入閫幕婉畫章檄稱才書記兩佐春官所得皆宿士稱明有司分察德祐論不合即去稱不阿時御史此集凡五十餘卷其雍容也祥麟威鳳不鷙搏而羣狡服其雅正也清廟朱絃不于喁而衆音希其剖決也楚鍾周鼓不章采而制作備其明麗

也青天白日不炫焯而萬景呈至於以少少許勝多多許幽蘭芳芷不足喻其清也紆餘曲折辭極意足晴春風景不知而使人欲醉也嗚呼此豈眩世以為奇駭俗以為工者哉先是公之長子復初與其族叔舜咨彙而編之今益初巽初刺梓以成集昔公之以賦魁公闈也巽齋歐陽先生實校文其發衆長沙也古心江文忠公於是為知己而先子與公同時六館公闈同試聯魁亞壬戌同第於巽齋同師古心同門平生心同道同相知

為深過巽初兄弟以序引為屬亦唯是斯文纏綿之好雖非其任而亦無所可諉也且公實知我竊推論斯文之盛以至於公者豈獨為廬陵望哉文獻之徵宜有考於此也公名睎顏字達聖學者稱東軒先生毅齋其族今益初兄弟又以文世其家云

蕭達可文序

太史公作史記筆力神志專在世家列傳方創體變史法自為一家言藏之名山大川不假金匱石室得以獨

行其志是非去取俯仰談笑第如閱世老人歷歷聞見或旁及微隱或中絶參差其為贅特以足一傳餘意嬉戲彷彿或無足更論漫借他事著一語如為言高帝功臣之興皆若此如世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無問大人物大功業總只裏許但使人爽然意足眉目倡歎如對當日班孟堅以精密勝之而優孟不復似孫叔敖矣此古今文章之第一流也而學者第以史視之以叙事讀之可歎也昌黎得其精變發之金石絶出千古且出奇

為毛穎一傳乃或為人嘲病是殆子長所謂末易為俗人言者耶然昌黎造意為之矜重刻露若不自然不知使肆於唐史當何如也後來誰不知尊史記知學韓文然語人學文讀史記為文效毛穎傳非灼然動悟心領者鮮矣吾友蕭達可盛年以時文稱巳有古意涉古文即玄思深構凝穎而作諸起興運意即不落蹊逕寞臼至韻語亦楚楚非時世粧真所謂戛戛乎陳言之務去或者誚之惟吾家君須溪先生一見之即喜嘗以語門

生兒子輩曰此其入處異乎諸子之撰如人學道參頻悟禪即不成佛巳離初地達可每求一言以自信遲之又久間歎曰吾日俟其亹亹且逼當猶不止此也巳矣誰當知者達可茫然徵緒言於篇端掩袂相視謂猶當有以益我顧皆君之所以蓄積尚奚言哉抑君之作也其皆感於中而溢於言乎抑不免於矯其情性以徼其事也莊子之長於譬喻也愈下愈近愈達故不厭太史公之鼓舞變化類常事小節他人以為不足傳者君不

愚不奇不愚不古獨不能使君不為奇不為古學古人如傳神有得其形者有得其神者即神似雖形不酷似猶似也吾言如東坡燈下模壁上顴骨君得無以為畢之無甚也乃所願則共學

瞿梧集序

晃山熊先生門人新刋瞿梧集成以寄其承學劉某於臨汀郡泮某别先生且三十年得而讀之爽然如侍鶴臯而從明秀不知歲月之遠而今昔之異也作而言曰

斯文之得喪天也聖賢以來往往皆以所遇之不遂其志而千載者亦在於此六經諸子其孰不然顧所遇之時有淺深而所發之辭有隱顯洙泗轍環憔悴以及其徒諸所論著既極開物以來正大之情而無學問之可入漆園氏於孤憤長往是以一人而自為名字混天地造化四方内外而一之不待見於論議而某某者無不精義存焉雖假物以鳴亦深造其微葢所遇已極而所發愈奇嗚呼孰知後三千年而遂以瞿梧名吾晃山之集

也哉悲哉乎梧也也昔者豈非鳳之所棲而朝陽之所往
來者乎忽崦嵫其歲暮寓四海於一枝雖未嘗非潭潭
之千仞而聞其聲者有感其木者矣吾固自處於瞿鵠
之間而入於耳觸於心者未嘗不以為前日之鳳也歐
公謂藾梅待太平而生者與致太平之功等抑初志孰
不願此撫一代之百年問梧年之何許豈鳳之願乎毋
亦梧之㬋也或曰是為瞿梧言則然矣後之評斯集者
何如謹以東南之言著之曰晃山先生在太學程文變

一時文體考官得之者如六一遇東坡其教廬陵也得人才不減湖學而文采過之其碑銘記序詩賦雜傳變化莊列混涵瞿曇嬉笑顰歎卓然自為一家然皆其粗也當其提教授兵解舟蒼然亭下志念何許耆舊凋零靈光晚燭及使門人弟子執筆叙致先生之不遇而斯文之幸也故曰天也某年十七以試藝見異於先生今髮亦種種白矣編集論次責也顧適外流落僅能寫其感慨之私如此先生東陽澹圃先生之子父子兄弟科

第文字直冠冕當世家君須溪先生嘗叙藻思流春惜
辛未上三人不能致自廬陵教授國子正掛冠去遂爲
清虚道人

清權齋集序

予嘗嘿有感於詩之故而壹非語言文字間意也五言起
二卿以少卿提數千人横行絶域意氣何如而纒綿婉
變不睹英氣曹孟德豪傑變化妙出羣雄上豈功業不
建而音韻低黯殊不見下馬横槊之姿下至韋蘓州悠

然者如秋泊然者如水乃自陳往者共楊開府豪俠跌
宕豈獨如兩人嗟乎不知其人誦其詩可乎松瀑黄可
玉廬山西坡先生家也猶及接於古心昭文家庭問學
之趣文獻典刑之存懷抱壬一之性感慨蒿目之悲其
景景者凄其諸葛之望其悵悵者黴歌之不任四方上
下之無足以懷而託之此也往從吾先君子講悟期之
為太玄之一足今讀其詩者共知其可味而未有知其
為人者也知之者亦知其為高尚士而曾何足以知其

心之所存哉予庶幾知君者而亦恫然於言之也盖君之自藏也久矣嗚呼因言以見志而志有不著於言吾豈敢謂昔人之言與志異哉抑屈折於文字不得不俛仰低鬱而掩抑者亦在是矣是則雄伉者往往皆偽而情性之深竅非以其人索之其骫骳者未易識也於是詩之音遠也而其故可感也予懼覩斯集者以為昌黎之張東坡之晁而以為足也故反復映發著之嗟乎可玉其使予與若如此為知而已也還當三千秋更起嗚

相醻長歌遠望命也柰何

譚村西詩文序

文以氣為主非主於氣也迺其中有所主則其氣浩然流動充滿而無不達遂若氣為之主耳故文之盛也如風雨驟至山川草木皆為之變如江河浩渺波濤平駭各一其勢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頌清廟小之而才情婉孌清白雪而豔陽春古之而鼎彝幼眇陳淳風而追泰古時之而花柳明媚過前川而學少年故昌黎

之古文其小律小絶無不精妙東坡之大才其回文麗句各極體裁或有謂能文不能詩能詩不能文者皆其主弱而氣易衰也茶陵村西譚明望寄予以其文若詩其書記序誌浩蕩奇偉之中有節制嚴密之意雜著諸賦在古雅磅礴之外得優游含蓄之思詩文精整磊落屬對巧而寄興遠凡其翩翩邁往而截截暢達者豈非其得所主耶昔韓公於東野有昌其詩語而東坡二百後自昌身昌詩昌氣而極於昌誌予亦於氣為主之言

而竊顧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為主者異輙欲更之曰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村西其有得於是耶故為村西舉此

九皐詩集序

九皐者幽閒深遠處也而鶴則樂之夫豈其上林梧桐之不可以栖息然其聲之所極雝雝雝喈喈翔仞而覽輝者未必如其清徹而無旁豈非去人愈遠於世若疏其聲之不可聞而天者遂與之一此遠則彼近也此疏

則彼容也而非耳目間意也嗟乎天地間何往而非聲也天籟莫如風而翏翏而調調可爾而嘑而謞而激而叱披靡之不給而聽者有厭之者矣鶯之綿蠻也燕之呢喃也寧不可愛而過之也有忘之者矣若夫感賞於風露之味暢適於無人之野其鳴也非以為人媚其聞也非其意而得之縹緲者無不回首蕭然雖肉食之鄙夫箏笛之聾耳將亦意消而神愧則惟九皋之鶴聲為然故曰聲聞於天非天不足以知之凡聲者不過聞於

人而已孰能聞於天九皐何許天高聽下復何以加焉物之負清氣出乎其類者如此人聲之精者為言言之又精者為詩使其翩翩也皆如鶴其詩之矯矯也如其鳴於九皐將人欲聞而不可得聞詩至是始可言趣耳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而豈覬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發得之油然者有淺深而冩之適然者有濃淡志尚高則必不可凡世味薄則必不可俗故淵明之冲寂蘇州之簡素昌黎之奇暢歐之清遠蘇黄之神變彼

其養於氣者落落相望皆如嵇延祖之軒軒於鷄羣宜其超然塵埃混濁之外非復喧啾之所可匹儕凡學詩者必不可以無此意也而未之見也迺見薛君卬夫焉卬夫以公侯胄子人門家地如此顧蕭然如書生厲志於詩名其集曰九皐此其志意過流俗遠矣余閲之盡卷飄飄乎如青田之君子立乎吾前泠泠乎如華表之仙人戛然於吾側爽兮如飲金莖醉玉液不知其驂蓬萊而夢赤壁也雖然九皐者無求於世而不能使其聲

不聞於天搏扶搖而遡紫清者其遊也其亦不可以已也下視臯壤之舊其猶足存也吾聞天門九重仙人終日追陪惟鶴之與侶吾等且將一聞其聲不可得矣安得不周遭反復於茲集也哉

䜋肭集序

老杜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葢其句有未足於意字有未安於心他人所不知者改而得意喜而長吟此樂未易為他人言而作者苦心深淺自知正可感也他年

聞吾鄉羅碉谷李三谿徐西麓胡古潭諸賢各以詩爲
日用四方行李每爲會期遠者二三歲一聚近者必數
月相見無雜言必交出近作相與句字推敲有未穩處
或盡日相對無一言眉間𩰚𩰚參差倚闌行散餽食不
知問事不應如是者數日以至踰旬乃别雖其詩格律
高下難以槩論而一時用心與力之勤繇今舉之豈非
風流文獻哉每見作詩者言之易其疵病前輩也過目
如不存竊嘗私恨於此是賈長沙所爲流涕於三年之

二句也以立每寄詩輙進余每俟而勁之然其可取在於詩外者詩來輙請改勤甚此其意象異乎諸子之撰進之不可已者在是矣然詩有可改者不可改者篇中之句句内之字可改者也長篇之曲折不可改者也長篇兼文體或從中而起或出意造作不主故常而収拾轉換奇怪百出而作詩者每不主議論以為文人之詩不知各有所當諸大家固有難言者如昌黎東坡真以文為詩者而小律短絶回文近體往往精絶後山簡齋

詩律嚴密而七言古體終似微欠吾豈敢病昔人哉然此亦不得而隱者也以立於長篇得其意矣吾故重喜而舉於此改者既得之矣得其意者以吾所云者於諸家索焉無不可以有發所謂付子以二百年者何幸於吾王郎得之也皇慶癸丑七月望日養吾齋書於光澤是為以立詩第二序云

牛蓼集序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非無為言之也予固身

體而心驗之矣往嘗寫字恨不能如意長者教予曰久當自熟當時嘗以俗語反之云傭書者不已久耶既而寫愈久愈多筆下忽覺轉換如移神方悟其趣詩亦若此非可以顰齵放而得之也久不見以立詩往年見其老意可喜近歸得此小卷疊疊來逼人凡吾數十年用力得趣處忽已收攬而枕籍之矣律詩用事用意似對不對古句出奇嚴整浩蕩收斂無不合作詩何必多倘由此而擴充之名家不難予故欣然識之東坡嘗游戲

云不知又有王郎子吾封胡羯末無可人意歲寒不孤獨喜有此郎耳是當別為一卷此題其端養吾齋老人

乙丣中秋書

如禪集序

詩固有不得不如禪者也今夫山川草木風煙雲月皆有耳目所共知識其入於吾語也使人爽然而得其味於意外焉悠然而悟其境於言外焉𥏠然而其趣其感他有所發者焉夫豈獨如禪而已禪之捷解殆不能及

也然禪者借滉瀁以使人不可測詩者則眼前景望中興古今之情性使覺者咏歌之嗟歎之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遠興懷觸目百世之上千載之下不啻如自其口出詩之禪至此極矣而詩果能此地位者幾何人哉雖然學者不可以不有此志也蓋積之不厚則其發之也淺發之不穠則其感之也薄彼禪者或面壁九年雪立齊腰後之學詩者其工夫能爾耶廬陵易成已示予詩一編於閩山中曰如禪集予自閩手之不

釋至歸江西數月而後叙之其汪洋大篇有不可極之
勢其簡净短賦有不可盡之情推此而為禪宗可也抑
詩但患不能禪耳儻其徹悟真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
意往聞湯晦靜接後進每舉喜怒哀樂未發兩語無能
契答者一日徐徑畈以少年書生徑詣請晦靜復舉此
徑畈云請先生舉某當荅晦靜舉云如何是喜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徑畈云遲日江山麗又舉如何是發而皆
中節之謂和應云春風花草香師友各以為自得而徑

昄平生學問大旨不出此予舉以叙詩禪禪乎禪乎獨詩而已也哉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孫永治
謄録貢生臣吳士英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一

元 劉將孫 撰

黄公誨詩序

[illegible]命[illegible]熙然於世之論詩者也[illegible]江西競宗支尊晚唐

[illegible]雅[illegible]說[illegible]體如[illegible]綴裘熟字枝蔓類景軋屈

謂[illegible]勿[illegible]君[illegible]夜半傳衣步[illegible]尺不可過至韓蘇名家放為

大[illegible]嘗[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詩也於是常料格外不敢別

寫物色輕愁淺笑不復可道性情至散語則匍匐而傚課本小引之斷續卷舌而譜雜擬諸題之磔裂類以為詩人當爾吾求之三百篇之流麗卜子夏之條暢無是也詩與文豈當有異道哉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而不達誰當知者故縮之而五七言卷之而長篇發之而大制作孰非文也要於達而止鵬之大也斥鷃之小也羽翼同心腹手足無不同一不具則非其物矣詎有此然而彼不然者往往窘步者借之以蓋慚而效矉者因之而

喪我甚可歎也渝黃公誨過廬陵示余莊山小草詩文具在詩不為某家某體雖社友講習各隨性所近情景盡興已極刷洗楚楚如清風之泛春服文無論時文古作而才力不乏語必不俗摩厲飛動弄姿多態粲粲如時花之照晴日幸哉言詩者之有如公誨也每見昌黎諸詩凡小家數矜持稱能者其中無不有第小絕雜賦則精至此老狡獪特使人不可測東坡神邁千古至回文作詞語更可愛于以見文人於詩皆寢處而活脫之

宜詩人者之望而娟之魏公舒之射素知者尚有不能盡而尹夫人之絶世自不可使相見而並立也以公誨之能何患他日之不極吾之望公誨者猶不止如今所觀也公誨一門中郎則有如西月焉東家規矩則有如梅洞馬之二君者余畏友也宜公誨之不凡余復何以贈公誨哉

彭宏濟詩序

天地間清氣為六月風為臘前雪於植物為梅於人為

仙於千載為文章於文章為詩氷霜非不高潔然刻厲
不足戲花柳豈不明媚而終近婦兒兹清氣者若不必
有而必不可無自風雅來三千年於此無日無詩無世
無詩或得之簡遠或得之低黯或得之古雅或得之怪
奇或得之優柔或得之輕盈往往無清意則不足以名
世夫固各有當也而後出者顧規規然效之於其貌焉
耳而曰吾自學為某家不亦馳騁於末流而詩無本矣
乎清以氣氣豈可攝而學攬而蓄哉目之於視口之於

言耳之於聽類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有得於情性者亦如是而已夫言亦孰非浮辭哉惟發之真者不泯惟遇之神者必傳惟悠然得於人心者必傳而不朽彼求之物而不求之意鍊於辭而不鍊於氣何如其遠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說詩其不可於衆可也若甚嚴其獨賞於人棄也若甚異然廓然而雲霧開犁然而神境會一日而沛然發於情性者清才輩出晤言賞歎自慰暮年如葯房彭宏濟又其傑也既於印證發其凡顧其集

尚多新作日富閒携示余曰師門之緒言在願有序予反復三日夜不厭如月明聞笛疑有飛仙如蟬鳴綠陰風日妍寂從中而起又如鶯啼過樹矯然林表轉眄驚絕因物所感高山流水適契琴趣混合自然眼前意中宛然不食煙火談笑有風骨少少許勝他人多多許五七字而有數十言之味方盤礴而寢處之旁午而弛張之未慭也余何足以序君詩哉有印證在錄印證而證之此編奐如也夫豈張皇吳江楓哉

高紺泉詩序

高玄度詩陶冶精鍊不在言語文字間匆匆隨物揩葉知根槩非想像依微景趣松栢之姿鐵石之意比於華子魚面目所至獨坐然非特異時時一笑能使皮襲美歎廣平作嫵媚語詩雖一技其難得有過於文世人第以平仄對偶者為詩往往如土偶人耳目非不具而神明不運及稍識入處白堅墨守望塵拾唾襞裙齵齒嘔啞啁哳簔笠瀾浪各自以為絕世迺不得如作文即至

淺者文從字順亦足以達詩於五七字中見意於千百言外見趣甚不易得也一言幾於道猶且難之而况於玄度之亹亹哉玄度詩本從霶霈入初見來贄二篇闊涉宏闊俛仰有態先君須溪先生即援筆點如雨和詩深致其意自是從容論議傾倒契悟行吟提携夜坐共賦一朝出同門諸子上或娟且疾而先生益親之嘗嘿自笑曰吾具眼豈輕許可耶一日得其見寄閩歸詩几閒取朱筆賞記熒煌復笑曰其以示羣兒爾囂囂自尊

大曾當吾意如此耶自揆造語嘗有此吾靳不賞耶嗟乎玄度得此語可以傳其詩矣詩題東見後藁其亦有所自得而不可忘者哉床下之談未了身後之玄誰知斯文未喪所志何許渺然緒言不可得聞者何限一恨也疏遠班荆敝帚借重朝夕親承而未得一言示千載二恨也苶然未死其亦何以叙君詩也哉則叙宿昔之音旨於此嗟乎玄度吾家先生所為欣賞若此者豈獨以其詩哉玄度少時即時文有聲嘗見知於文山信公

名其齋曰紺泉先君後二十年記之能得此於當世是亦足以不朽矣

彭丙公詩序

往年侍先君子須溪先生居高山絕頂一日昧旦起見萬山之外徹明湛然遠如水光已而紫翠金彩稜露百疊良久則雲收天澹山尖如染其下霧氣方冥濛如晦心竊如有所省因請曰詩宜得如此景趣意者畫手猶難之也先君子欣然證之曰詩道具此矣濃者欲其愈

濃淡者不厭其更淡繇是觀於諸家始畧得濃淡真處甞歷舉唐詩至黄鸝深樹春潮過雨急進見問曰此入何畫品對曰水墨迺掉首否否此生色畫也良久乃悟然未悟固不識其妙既悟亦不能得於言欲舉以語人誰當領此者特為吾友丙公發之丙公初以采詩見於先君子一見喜其質可深造繇是傾囷倒廩以付之雖足下家君相與上下論議且語之曰吾此脉賢子得之矣其厚顧之如此今集中半經當日許可者然丙公之

悟入欲持以語人政亦如予之呿也丙公之勝我蓋又審察能思既神變於親承復隅反於紙上故其趣味不但形似止乃猶索一言敘其集顧方媿君歎君瞠若君後獨著宿昔交際始末而讀君集者當别具眼矣文章皆技也詩又小然一言幾乎道有平生白首不能得予與君皆願學者也因舉初入語相贊發其覽者不誚我輩之如禪哉晉人有云政復索解人不可得耳

魏槐庭詩序

先子每為將孫言甲子秋彗出柳會大比當發策類觀望噫嘻所取策亦然是時適留古心公三山館中古心方銳意作士氣八郡取上章冊一一閱視惟三山教槐庭魏公取擢士皆盡言懇切與策問俱高即日舉以厲當路且欲明揚以賞直顯抑以戒諛直者惟魏公章已具會有穆陵之變不及上猶及見傳寫冊本渢渢乎洋洋乎正大切直之作也嗚呼今三十四年矣乃得復讀公詩蓋讀未盡卷如聞先子當日談公直氣不自知其

慷慨激烈而繼之以感咽也嗚呼詩者固仁人志士忠臣孝子之所為作也豈直章句之巧而風月之尚哉古所謂驚風雨泣鬼神非以其奇崛突兀以其志也剌心血以食無母之鳳雛者杜陵之所以一飯不忘者也呼穹穹與厚厚者李習之所以識苦語之動神理者也天若有情天亦老者長吉之所以使金銅墮淚而能言者也此身無處哭田橫玉川子之怨魄所以痛絶於玉泉之會者也白草建康宮反袂哭途窮者徐騎省之所以

辟言易世而無忍疵之者也二千年間此語有數亦所遇至此予於公詩反復再四不知所以評之獨歷載古語所嘗感發者以發之而公之詩之志槩可睹矣嗚呼天其以公耆年閱世厚其悲慨而發其感觸寫其今昔而紓其博洽使來世知無不可賦之事而無不可言之情亦使千古所無之恨有一人一言存之無涯而不歎於一世之無人也公今年八十又四筆力不減盛年耆壽蓋未有艾此集特選其最者以傳

胡以實詩詞序

文章之初惟詩耳詩之變為樂府嘗笑談文者鄙詩為文章之小技以詞為巷陌之風流槩不知本末至此余謂詩入對偶特近體不得不爾發乎情性淺深疏密各自極其中之所欲言若必兩兩而並若花紅柳綠江山水石斤斤為格律此豈復有情性哉至於詞又特以塗歌俚下為近情不知詩詞與文同一機軸果如世俗所云則天地間詩僅百十對可以無作淫哇調笑皆可譜

以為宫商此論未洗詩詞無本色夫謂之文者其非直致之謂也天之文為星斗離離高下未始縱横如一水之文為風行波鱗鱗洶湧浪浪不相似聲成文謂之音詩乃文之精者詞又近自吾家先生教人始乃有悟者然或謂好奇或謂非規矩繩墨惟作者證之大方而信對以意稱者重於字字以精鍊者過於篇篇以脈貫者嚴於法脱落蹊徑而折旋蟻封狹袖屈伸而舞有餘地是固未易為不知者道誠不意嫺親中有以實詩若詞也

凡天趣語難得以實自證自悟故一出而高其遠者矯首發於寥廓近者悠然出於情愫意空塵俗徑解懸合所謂詩若詞之妙橫中而起者顛倒而出之者與離而去推而遠者如墮如吐如拾而得了莫之測者往往有焉即此能使予駭而敬况其年之不可幾而學之不可既哉故予於題其集端也尚深望之

須溪先生集序

於是先君子須溪先生棄人間世十六年矣迺皇慶壬

子泉江文集刻本成遠徵為序嗚呼如之何使孺子僭安重貽笑於大方也抑歲月不可以不之志述其所以刻者而感慨係之矣葢嘗竊觀於古今斯文之作惟得於天者不可及得於天者不矯厲而髙不淺鑿而深不劉削而奇不鍛鍊而精若人之所為高者虛深者蕪奇者怪精者苦三千年閒惟韓歐蘇獨行而無並兩漢以來六朝南北盛唐名家豈不稱雄一時而竟莫之傳者天分淺而人力勝也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滿月

外庸無一考當晦明絶續之交胷中之欝欝者壹泄之於詩其盤礴鬱積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脫於口者曾不經意其引而不發者又何其極也然塲屋稱文自先生而後今古變化義理沉著皆有味之言至於今猶有遺者師友學問自先生而後知證之本心遡之六經辨濂洛而見洙泗不但語録或問為已足詞章翰墨自先生而後知大家數筆力情性盡掃江湖晚唐錮習之陋雖發舒不昌不能震於一世之上如前聞人而家有

其書人誦其言隱然掇流俗心髓而洗濯之於以開將來而待有作嘗論李漢稱韓公摧陷廓清之功雄偉不常比於武事東坡推歐公同於禹抑洪水周公之膺懲千載無異詞抑佛老人知其為異端也西崑體世之所謂時文也未有若學問之平沉而文字之瀾倒也且視韓蘇所遇為何如哉而振拔一時至此則先生之文豈不有關於氣運力難而功倍而其不幸則可感者在是矣往年侍側嘗授以詩卷俾為選次謹排比一卷以呈

不以爲不然丁酉以來深懼散佚編彚成集季弟叅之

婿項逢晉篤志顧學乃其父時楙審而授之今刻爲詩

八十卷文又如干緒言如昨荒忽隊忘不能有所發明

顧無以慰刻者之意誠知其不韙不贖而亦無所逃也

是歲十月之望癸卯嗣子將孫謹書於昭武之光澤

從孫千林小草序

文章稱天下公器非一家之私也然私而師友於家庭

公而可傳之於天下顧豈父兄之所不顧哉意者顧焉

而不可得也子弟之賢不肖所為繫於天者望千百之選於一二固宜其難若同宗同時聚指輙千數亦豈無嶄然小異者而古今文字家絶少見坡公晚愛養直初不同派收之為吾家意若自慰夫一言之幾於道常曠一世百世而不可同豈惟後生得遇大宗師為之長上者為甚幸而一時一姓得可人者相與共兹事亦有幸也此固非一人之私也為他人評論則有高自稱道過為品目者矣為家人言而不為私者公之而無以為過

也傳之而無不信其所自也嗟乎試求之若此有幾昔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以詩若文進者衆矣而族孫公永自往年以時文鋭然請益再見頓異自後日異時文𡡉肆力於詩古文每見每進吾家先生固甞對客稱此吾家寡二者又甞厚望之以老而成深而道今所刻千林小草半經點定抑以吾題公永集端復何以張皇為獨記吾家先生之言於此文章固公器無私傳然疏密遠近安有愛結於心而語適得其髓者如東坡所謂吾文

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所可知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止乎其所可止此亦為其姪言之也非坡自語其姪至此雖欲探坡之所自得者更千萬言亦不能得此語之髣髴也然則公永之得於所受與後之求公永而觀於此者亦如吾所舉坡語者矣吾乃得著之於此又何幸也公永名迴共六公山祖而下於吾為再從孫

養吾齋集卷十二

元　劉將孫　撰

序五

送閻子濟應奉翰林序

漢士特起寓直承明廬待詔金馬門奏薄伎從官之内第賦游幸奉讌侍閒受旨意具制草未專職代王言也至唐玉堂最重典策悉資焉至叅密議號内相士或由布衣召後來雖東坡盛名以制科高等試民庸歲滿格

當試館職人主欲徑命入翰林如唐故事韓魏公賢相且知己猶斤斤不可豈非位望清華職親而地近為世所貴重不可驟致之選哉如吾子濟君一命而入為編修再命而進為應奉盛唐待太白不啻過矣斯人斯文聞者以為宜或尚恨晚盛時慶會可謂珪璋特達之遇抑文字因依之託得不甚幸於君之任此事哉典謨之渾噩遠矣殷盤周誥聱牙詰屈經生學士迨今彖詁譯而猶不能以通之如流水之順然當時萬姓乃無不如

見一哉之心稱大哉之言則其懇盡惻怛出於其中者有油然者矣斯其所以為至也先漢制詔雍容反復之而輒有餘味至所質責震怒亦無不藹然厚道得君人之度東都光武匆匆一二詔即高峻奇聳下至曹孟德諸令猶彷彿遺音四六嗣興特以便傳宣句讀而古意自此遠矣然茍能發之以沈着痛快如宣公奉天赦書尚能使武夫悍將感悔泣下辭之動人固如此尚恨其有所顧畏未極其趣至詞科盛而叢事實類典故飾字

對豈復識所謂一札十行明見萬里之外者哉於戲昭示四方傳著千古為一代典章豈比書生絺章繪句稱雄一二語而止而彼方以是相傳為體製為師法或厭而離之而疎而浮而樸拙而直致久矣夫降之不可復升離之不可得合也若君之學之文之時之位果足以起數百年之陋而一洗之矣此吾黨士之望也斯文之福也邦家之光也君之素所蓄積固於此有餘裕矣相遇西江之上喜君子之得輿懷舊交之贈策情不自已

敢送以言得無嫌於敎玉人琱琢玉哉雖然其或亦有取於此也

送贑州路治中金侯序

章貢府治中金侯之為政也吏服其公民歸其仁士譽其文寮屬安其平所過問先賢徵文獻公退掩關讀書共佳士商名理精神滿腹竹破刃解治且美成而閒居者久之自其郡之士君子若小人無不咨嗟歎息使客之出於境土閭父老兒童之歌詠又無不愀然私憫惜

之乃今昉得去亦竟無一瑕可指則咸誦其前美以及東西州詩文交屬為序予也往從汀歸過贛實聞一時道路之言則慨然而起曰古今論之不直天道常相之倘非茫茫者若有為於陰隲世豈復有公論哉自古高材絶俗所遭不偶往往皆屈於一時者也天定而公論歸之以是為不朽而使物論常公而人事無忤亦無所於見人物古人云難平者事也豈非變化之不可知而直道之不必信哉公論所以扶人才也人才邂逅蹉跌

何所不有古人常以一善掩百瑕而後來輙以一瑕不復問百善思前修身為公論明難明之謗雪不可雪之究于其人不于其事非必皆故舊之私也固終已無他而當時仰穹俯厚恨執我不力亦復壹鬱而與誰語此公論之所以不足恃而人才之所以不振也雖然于是乎有天道予於侯固未識所為反覆志其感者亦以泄千載之所不平一世之所共憾此其所以為公論也將聞者亦有所感也侯方盛年美才當一日進用何不極

所施益弘所行亦自厲其修以公論與天道為可信而勿自惑哉

贈新城丁景曾序

今翰林閣老雪樓公廉按兩道拔擢士最多而盱之俊造仕于閩于湘楚者往往出公門下新城丁景曾以翹楚受知版授沅陵郡學録其明年官期且及會得得為光澤來且別求贈言予何言哉沅陵故楚也山川風氣離騷之遺音存焉浦蘭汀若靈均之佳致寓焉其地其望

他會府有不得與于斯也八十年前魏鶴山謫居靖州是州也于靖為近士之接言論經指授者又與洙泗之餘波等其學問人物豈無傳芭而守玄者又非他邦比也君行吟楚澤當盛明之世有佩衿之樂而無離放之戚搴芳擷秀無不足以自樂席間函丈在師友之間當講論之責而非遷客之比蒐遺引緒寧無過於所聞仕而相攸有過此者乎予之無言以贈君者蓋謂此也雖然斯言也足以壯斯行矣是為贈

贈河間王侯序

河間王侯以隨朝吏最出任大府推事縣贑而吉政聲著兩路既代誦詠歷歷考其行事信其有以得此於人也蓋辨枉濫不以姦宄憚爭罪疑不以權勢屈明寃抑不以刼攘避正婚義不以巧文徇具有其目可一一數也長官之貪鷙難語者其見之竽瑟則微辭以開之其性之枘鑿則正言以警之遇警敏有志者勸之以除弊啓之以布新汰吏卒稽訟牘下不能欺人以為之譽皆

陰有以發之他幕僚傲執囂暴則以明法鐫之以情理裁之雖不能沛然如志而終亦無不條順日計歲計又不可數舉也侯嘗從事宣政院知僧之所為橫露章言司存必不可再立省韙之以聞其于職掌之外忠直不私有如此者或忿嫉于頑命五伯重其杖侯庭訊之曰法有常制古人蒲鞭猶恨其重彼自犯法如法止耳何仇視之無不誦其美言省憲交委東西郡無虛歲及今而列屬僂指以歎曰是三年間雪釋者幾縣重讞輕者

幾流刺原減者幾殆百餘人矣父老誦言而慨曰吾廬陵獄囚繫常數百自侯在事所不得不成獄者每六七人止前是所未睹也嗟乎是可以言仁人君子矣昔賢嘗夜讀獄書曰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而世嘗求其死也侯之所以稱于時者豈獨求其生而已哉其藉以生者已如此其衆也以吾郡三年之所就推之其平生施于敭歷者可想也以今之一府者自是而大其用則惠及于元元者又可知也感頌侯之德者

願有以記之予敘其實不溢辭以為紀實者所以傳信亦固不可得而盡也

送鎮陽王廷秀廬陵縣尹序

官莫古於宰莫正於尹令言三代之官舉聖門之教不過宰之職存焉耳雖推之天下亦同此名也同此理也而重輕則有間矣自昔有志於愛民者未有不重此官也至有以郎官出為之者後來或指為灘爲債巧避不屑為仁人君子宜不如此也士大夫出身從政豈不欲

分寸及物若政近民而民受賜其未有若宰之便也事得行而志得遂足以表見於世者又未有若尹之順也即上而府大而監司而上至廊廟是非不能以奪一宰而利害不能即達之民而寛之一分解紓急而㪅釜熱又未有若宰之得賢尹也故古今才賢多以邑令著名而取人才擇六察必以縣最為首然弱者或不獲乎上下健者或不順乎民心興利者或以害好名者特私自為其間簿書期會慢誅急索飛鈎箝制非此復無以自

全於是邑之難治宰之未易為亦多故矣若鎮陽王君廷秀為吾廬陵也豈不恢恢乎游刃綽綽乎餘裕哉廬陵西江最北縣亦最劇處訟牒文牘山積吏卒逢蝟聚魚貫糧斛數萬計府儼然臨之諸曹毛舉牽制豪猾憑陵格禁憲部臨按輙四五月過使客終歲不絶類無不取具廬陵者君不為赫赫名而自治辦田里無愁歎上官無瑕疵庭無留訟獄無冤囚循循然棼梳而滯滌暇日從學校課生徒亦無不整一歷數前後諸令弱喪而强

敗者相望也君豈惟勝之殆無能踰者矣君昔為上猶有政聲廬陵豈直十上猶哉而稱道之者如上猶是則難能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君者應是豈弟矣君昔自上猶歸吾先君子湏溪先生嘗誦其美廬陵政成為士者將詠歌之絃誦之屬予為序是安得辭君名筠士大夫稱竹居云

送劉岳申序

吾友岳申縣諭教永豐得代且踰年始能詣選別且言

曰何以贈我託我宗盟相視如兄弟為舉昌黎薦侯喜
語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今待舉有司
誰能踰岳申者岳申所下視數等格當授無不得矧岳
申之材又應格是為贈岳申慨然曰吾豈患無見知者
獨平生師友間意如後山古來妄薄命事主不盡年者
九京武子之不作嗚呼昌歸予謹謝曰我言之嗟乎岳
申吾歐門先進弟子子也蚤事心遠聶先生為師宗家
門下大生林立晚特推岳申無雙寡二復誦之吾家君

須溪先生已而見於家君驚歎敬愛倍聶先生焉岳申
雍容兩家文獻朝扶桑而夕玄圃不知歲月之晼晩一
日心遠病病十年猶談論不衰不二三年而與吾家先
生相望棄諸生岳申益嘗欲為其師請銘墓著交際遊
從本末固屢許弟來日未渠央也忽其中野千古不贖
吾知岳申所為悵悵於過化之蹊而棲棲於徐起之後
者其中之慓慓重有恨也嗟乎岳申古稱師死而遂背
之與改面他門毀變其所以學以詭遇一時者往往而

是厚哉子之壹也不可解於心所謂求忠臣於孝子政復在此昔歐陽公於慶歷皇祐間為一代人物宗主王介甫吕吉甫無不遊門下暮年得二蘇於四海九州之大乃為斯文千載之託平生聖俞子美隣幾無黨不得與於斯也吾家君之門固無歐公之力能振寒素然潤色退之扶竪項斯與凡為士者口誦其文家有其書孰非所啟發然抗並行者有矣彎射羿者有矣俗媮誼薄古今一體無足道者顧其所期待厚望安知吾子之不

眉山若也固吾廬陵文獻也士固為吾所自重者而已
方二蘇以少年起遠外其意氣之盛豈得比中州韓呂
家哉文章如精金美玉固决不泯于瓦礫抑藉用白茅
不得不交有所借也前史稱徐孺子生於江南卑薄之
域傑出角立以是居一時名士之先固以為難矣富貴
與利達常相因惟士之致身也其難如登天及所周旋
因依類皆如河汾之隱約不得如叔孫子之遇合故吾
道之窮者昔猶今也今猶昔也予也弟能言子之篤於

譖耳抑吾家君望子久矣其孰能使聞京氏而求梁丘
懷公幹而進季重也邪無亦或者憮然一歎而止也

送趙青山序

青山趙先生宜可父以六十之年獨行歲晏馳驅於千五百
里之延平負其死弟元簡二十年客葬之骨歸而規二
穴以藏以待他日而合念平生攜持同進同患與之同
出魂魄猶與之同歸也傷哉斯志人世間孰無兄弟孰
無死生其有若青山之與元簡者乎語之塗人猶悲況

為之類若友且舊者乎嗚呼元簡年十九第甲戌同時青山升太學一時文氣雲龍如二蘇復出俯仰幾何回風往日忽其不復茫茫中野之無所容兄先弟後重跰間道員羈以從此豈有功名富貴念邪何天道之悠悠而直為此夢也予猶憶秋壓赤日青山手竹枝歌數首索家君和寄天山文人匆匆一揖出門去當時相視真長翼大翮之生身何意崎嶇歷落席未暖而患及杲卿死別於平原干將飛墮於鐔水却後二年與青山相對

荒寂之濱每憑高望遠同吟共語意未嘗不在鉅鹿下連牀清夜嘗獨泣不忍聞然亦何意棲遲偃仰猶有今日無道塗之不虞霜露之不幸以酬君耿耿之素志也哉六年前余客授延平知元簡墓在焉久迺從前服膺生林碧山仁初父物色得其處延平學正與鳳山對朝暮凝望心目愴然已而得君書寄詩弟墓約且為此來也墓雖落尚可得耆宿雖凋謝猶可問寺上人長素食寫華嚴慈心可情懇然君方為東西邀迎不果來今春

過清江別且言曰吾年六十不可緩日尚能步五六十里不可緩吾昔以子為可恃今已不相值獨恃碧山而碧山踰六望七不可緩吾必秋晚行矣吾無三飡之資行行以累四方之知我計二十年藁葬幸無恙亦銷釋惟骨在吾壘其次第囊負之幸我健尚堪此事惟子知我閩士知子其為我言往復水陸何便狀且敘吾所為行者嗟乎青山昔太白之友武十七鍔慕要離之風冒兵以致其愛子伯禽唐郭仲翔感吴保安之恩走彭山

蕭寺啓窆骨壘記其節盛練囊徒跣親負之以至魏郡
漢會稽陳文理求其兄遺骨於亂骸中刺臂血以試然
後得之今君之行也幸有必得之理顧無仲翔之於死
友武鍔之於生客者而使君白首徒步跋履山川以在
此也劍山溪石皆余熟經行處想君貿貿蕭條㷀确何
能為情託君斯文兄弟之誼恨無以相事已矣無過傷
山行晏起日半蚤休遡劍溪可渡樵及石歧買舟峭石
直扶盱徑抵君家步下其間陸行百五十里止耳予止

此矣若相君之誼比於鄧伯道孔文舉殆過其誰不感動聞君之來又如陳孟公驚坐王潛夫在門怪何能至此其誰不倒屣余非能相君者能言此而已

送張碧牕序

碧牕張廣文當盛年平世為長安中五侯家君卿為揚州牧之嘉賓為貞元前韋應物布衣揖客馮陵意氣朱門曾不若蓬户周旋玩世寧知人事多態白首江湖方泛泛不知所止息蓋荆州仲宣之不可久浣花子美之

不能歸而天台鄭公之重失路也於是以前鷺洲長選
諭教興國當路交勸勉彊起亦忻然謂出處不足復計
姑優游以忘吾憂嗟乎碧牕使二十年前相遇豈意當
蓬蔂而行三江五湖之不足以容遂俎豆子於萬山間
哉抑君平生所閱多矣平川章貢騷國也士無不矜持
好修嗜吟事為日用君横經之暇為言元方康成間聞
見間及京華故實如開元遺事指畫西湖孤山林處士
墓水仙王祠曲折風致何似使嘗遊者爽然如令威之

化歸鶴不及見者矍然如聞海上之有蓬萊俯而弔仰而賦興酣酒倦斜陽斷笛如洞簫嗚嗚君蕭然其間亦足以不落寞矣寄謝諸君恨我不能往作坐中客耳

送南劍二章生序

余客授南劍往來凡五閱歲索居塊獨惟湯中山先生年七十時時相過譚詩疊疊以紓余懷蓋後村集中所謂喜其詩若長短句者也每徘徊日暮極論未了頊足闍道何年何人復傾倒至此臨別悵悵於未必再見也

余嘗叙其詩致恨意歸來又兩春其凝其盲落然宰樹之陰有客二生征衣而來問其名居則劍士二章君也驚何以來曰不遠千數百里拜耐軒先生問何相見晚曰生且長尤溪萬山間未省有城市跡也問於劍士誰識曰嘗事林碧山余爽然如見我碧山焉碧山亦中山友也喜作詩詩頃刻就及將行以其西江行藁及所得周耐軒曾立齋二序索予言以别余謝曰子之跡未始及四方也一出而詩成帙一出而得二翁之言皆子之

鄉先達大夫士白首不一遇者子之歸足以稱於其鄉曰詩人矣余何言抑嘗聞七閩之稱劍士也輙曰劍氣是氣也未易言也九峯之刻峭以凝其鍔二水之湍激以淬其鋒千巖萬石之磊塊以聚其礪其精貫斗牛其神超汗漫詩之變化也宜若此矣西江之寶氣干將之所潛息也延平之鐔津二龍之所出沒也吾聞於劍父老之二龍者固周旋客於豐城豫章間子以劍士游西江得二翁之贈如二寶歸而以吾言從中山碧山講於

九峯二水之下求所謂氣者吾知夜光五色必橫亘於子之室矣余也幽憂憔悴之餘也於劍士得無情哉而一無以賛子矣歸見故人幸道無恙亦必有所感發以益吾子也重論何日回首戚然

送倪龍驤序

安成之俊士倪龍驤以晏山心甫送行之序若詩來別且曰山心俾我以示子何如非我輩人勿出也子必有以復贈我余開卷啞然適有感於客之言也與山心之

歎也因請陳以為别客之言曰日吾黨士之東下者舟相望所可知者已百許人何如其多也毋亦使人猒且賤之邪余歎曰異哉子之以是為已多也往年場屋終場動萬計鄉澧凡十八九等臨軒親策諸科南廊賜袍笏浮千百豈其太平一統事事超古昔上而獨士之盛乃不及偏方時如必以為此在所不必盛則藹藹吉士不稱於周冠帶之萬計不著於漢矣士之盛國之盛也士未必無用也而類自訾曰何用東南百年一隅偪仄

長三邊不得休息其間捃拾倥傯文貌鉅麗養兵贍祿
撐拄興發不見耗矣哀哉之歎微白面書生不及此武
夫健將以是屈其下卒其所以亡者乃在彼不在此士
何負於世哉而方且患其多疑其猒以及於賤哉天地
間惟生意不可盡天之所以為天春之所以可愛者生
生也人材之於世豈其不若草木哉獨奈何平津之貴
人既以翹材馬厩為當然而博山之先進復以不引門
生為得體於是橫議叢生以少年賤才畯以親私胥當

塗是洛陽之才子不若槁項黃馘而山東之文山西之
武永無茅茹之望也可不可也崔貽孫一除而吏八百
李贊皇聽裴宏中崖略數三十輩月日遷擢都盡此皆
賢相事業也用人不當如是邪至哉唐先正文貞公之
言也曰非親非故安知其材有意於人物者亦可以自
信矣悲哉老蘇公與光範之書也曰豈天下之官以其
故冗邪士之進而無所入退而無所容至此有可念者
矣龍驤行乎哉余無可求者也故言之不為姤且意萬

一聞者之有益也亦以吾龍驤卜之也

送彭庭蘭序

蓋余嘗嘻然於近世之論士者也自三代舉才聖門取人未知以年為限自昔英偉傑特之士以功名才學見知當世流芳千載其人類皆以盛年自致青雲之上大略崖舉諸葛孔明周公瑾年不滿三十後來科舉盛如王君貺汪聖錫才十有八歐陽公東坡凡弟周益公楊誠齋皆參差二十餘邇年文丞相二十有一朱晦菴呂

東萊豈必擢第然成名皆未及三十使在今日固當以年少之邪然所植立論議前無古人使玆之自詭前輩者及門傴俯胷不足以望游夏之塵而魁然以齒角裁量一世何其劣也余意私心悼恨惟其未識先進推賞後進之盛心故其意隘而言肆以余之少賤所見鉅公長德猶不爾也政亦何能加於士之所以輕重獨閔其胸中漸無生意無以樹流風以竢後來為可哀耳夫天之生才也難矣自其嬰兒能言以至於通古今識義理

以至於能文詞蓋千百之一二意者造物猶以為難也
逦顧望而以行輩折之靳而以許可格之私而以同異
排之東閣子為相六年而晚行乞或問其故自悔曰吾
惟不薦賢故至此嗚呼此又豈獨不薦賢之過哉蘇老
泉慨然於天之與我者而以不我用皆歸之逆天用不
用猶有所制而中自挾以塞當世之罪其逆天又何如
也安城彭弘深清材雅士吾家君湏溪先生之所許可
其子庭蘭冠而有文一試而拔尤於同輩將問津洪都

別求所以贈者余以其少也才之望之又懼或者之議如余所歎者焉因上下古今名勝反復以宏論者之度而非為有位用人言之也其或者余言亦可以為解也[illegible]年過四十流落無聞企前修已遠故望於方來者[illegible]如其辭之過然亦不及厚者之言也而非黨少年者也

謄錄監生臣孫汝明
謄錄監生臣雷　琳